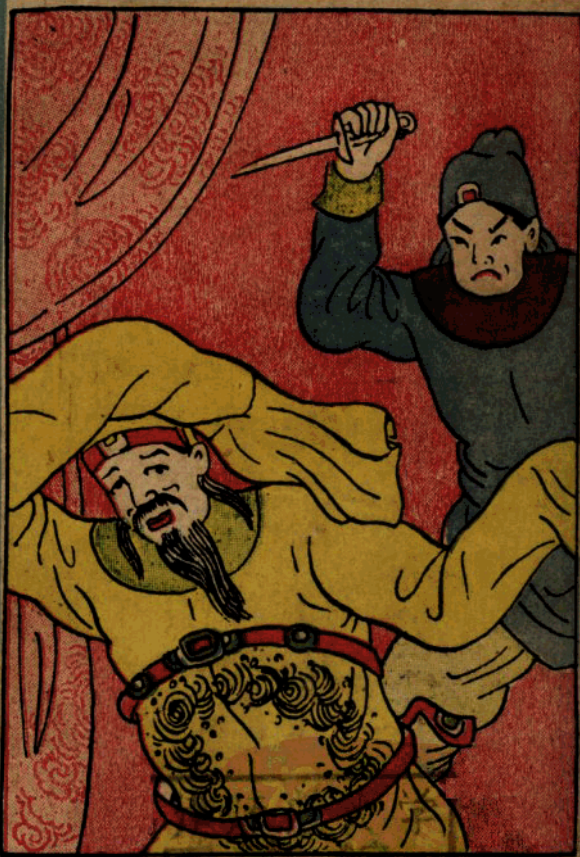


之叢故歷
一書事史

四烈士

蕭劍青主編
邵宗保題



行印局書風雷海上

荆軻 (—227 B.C.)



全傳撮要

荆軻是中國古代俠士，周代戰國時人。好讀書擊劍，慷慨有大志，在燕和殺狗的酒徒，及管擊筑的高漸離友好，每天都在市上共飲至醉。時燕太子丹想圖秦，欲劫秦王，返諸侯侵略地。軻答應做這工作，他請得樊於期的首級及督亢地圖而行。到了秦皇上地圖時抽出匕首向秦王刺去，不中，反被秦王所殺。

田橫 (—202 B.C.?)



全傳撮要

田橫是中國空前絕後的一個志士，漢初人。周代齊國的後裔，秦沒，田儼自立爲齊王，儼戰死，弟榮立，榮死，子橫立。田橫是榮的弟，助廣理政，身爲相國。後韓信破齊，橫乃自立爲王。漢高祖統一天下，使臣召橫入朝，橫和二客至中途，刎死。高祖用王禮葬了他。事畢，二客亦自殺，餘五百人在海島中，聞說橫死，全都抽刀自殺，不願留爲漢臣。

周 處 (—297 A.D.)



全傳撮要

周處是陽羨人，自小無賴，專門欺善辱良，在鄉里中無惡不作。後來，他聽到了有人說：「閻婆三害不除，終無安樂日子。」於是他問明了一三害是什麼，就決心改過，入南山射死白額虎，投長橋斬去惡蛟，並自己離棄故鄉，使三害俱除。周處走至吳地，用功習劍讀書，數年，功成，投身祖國，做了幾個地方的清官；後來又因邊事緊急，統率孤軍至前線，與敵人作殊死戰。終因奸臣操權，後援無人，壯烈戰死於敵陣中。

徐錫麟 (1907 A.D.)



全傳撮要

徐錫麟是中國革命家，字伯璩，浙江山陰人，自幼勤學，尤精於算術。一九〇〇年到日本留學，受新思想的洗煉，和革命黨人相交往，遂傾向革命。歸國後加入光復會，與秋瑾等同做革命工作。旋設大通學堂，又赴安徽辦巡警學堂，一九〇七年，舉行畢業典禮時，與同志合謀刺殺巡撫恩銘，被執遇害。共同遭難的，有陳伯平馬宗漢二人。

編者的話

出版界的責任，就是要把一個國家，或一個地方的文化水準提高，而著作人的責任，也是和出版界一樣，同樣地要負着文化的鉅大使責。文化集中的現在的上海出版界，就呈了異樣的變動，大量地刊印着麻醉讀者的書籍，一部份的著作人，也因了生活的驅使，屈就了投機書商的意旨，把筆墨糟蹋在頹廢的文字上，這點情形，在當前是最不幸的現象。

編者去歲膺雷風書局的聘任，計劃一適合目前環境的故事叢書，經過數月的籌劃，才擬訂了這一部歷史故事叢書出來。

初時，在決定了這叢書第一批的十冊書目以後，（即四忠良，四名將，四烈士，四君皇，四才子，四貞烈，四女傑，四美人，四謀士，四奸臣）。便立刻草了大綱，召集編輯先生，按冊寫作。那時，我們還以為最多不過兩個月的時間，在四支筆寫作之下就可脫稿了。誰知工作開始以後，事實竟不像理想一般的順利：這歷史故事叢書，我們不想把它過於小說化，不想失去了真實的歷史性，所以這就是難題？關於小說中的傳說，有許多是由筆者自行矯作，但我們所編述的叢書，唯一的目標，就是要流傳歷史的真史蹟，細小如一個年代問題，也推考得十分詳細，尤其

是歷史故事中的名人生死年考和有關地點，均要在真確方面下筆。因為這幾種條件所限，寫作起來便着實不容易。

還有一點，就是在題材方面的搜羅底困難，我們的書是每冊容納四人，而這四人底選擇，在無限的歷史流水賬中，真不知從何入手？「誰該選入」這一個問題，終日在我們的辯論與研究中。單是選擇名單，我們已經耗了數星期的時間。

草寫大綱，審閱文稿，刪改，校核史蹟中的時日等，都是我個人的工作，另由四位編輯先生分頭編著，竟費了五個月的光陰。至於參考書籍，更是多得令人不肯置信，編者老實告訴讀者，這區區的十冊小書，動用參考書竟至二百六十七部，圖表四十九種。

我們認為可以告慰的，就是本叢書終於完成了；內容方面，經過再度審查後，還可以稱為滿意。且編輯方法，適合於學校中作為課外讀物，題材尤可供作目前環境中一般民衆的精神食糧。

因了編輯先生筆法的不同，在一書中，一篇故事的筆調往往和其他一篇稍異，這是莫可如何的事情，橫豎這點沒有妨害於教育目標，在此順請讀者原諒吧。

歷史故事叢書

四烈士目次

荆軻

附簡傳畫像

一 一個流浪的壯士

二 應太子丹之召

三 樊於期將軍的頭顱

四 刺秦皇

批評三則

問題五則

田橫

附簡傳畫像

一 收集了潰敗的兵馬

二 韓信來攻

三 答應了漢高祖的詔書

四 五百壯士同歸於盡

批評四則

周處

附簡傳畫像

問題五則.....五五

一 陽羨的三害.....五七

二 射虎斬蛟.....六三

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.....六九

四 偉大光榮的死.....七六

批評四則.....八一

問題四則.....八三

徐錫麟

附簡傳畫像

一 活躍於浙東各會黨間.....八五

二 假做個官兒.....九一

三 發難的日期.....九七

四 慷慨赴義.....一〇一

批評三則.....一〇八

問題四則.....一〇九

歷史故事叢書

四烈士

荊軻

一 一個流浪的壯士

許多人把荊軻稱為民族英雄，依據他的史蹟看來，雖沒有建立一番驚天動地的功業，但是爲了要推倒專制的秦始皇，竟同仇敵愾，視死如歸，這點精神，確可稱為戰國時代燕國的民族英雄的。

荊軻，一名慶卿，是衛國的人民。他的祖先原是齊國人，後來遷居到衛國去。不久，又從衛國徙至燕國，燕國人都稱他叫做荊卿。

荊軻的誕生時代，現在已不能考據了。但他犧牲於秦始皇劍下的時候，我們可由通鑑上見着，知道他是死於秦始皇二十年，即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九年時，（西歷紀元前二百二十七年）

荊軻在幼年的時候，天性非常敏慧，志向又高，許多人都說：這個孩子長大起

來，定可以幹番非常事業的。誰料他竟失敗於刺秦的不中，憑白地辜負了滿腔的熱血。

荆軻愛好讀書，尤喜歡練習擊劍，每日聞雞起舞，習以爲常。他用了許多年的苦功，終於把劍術學好了。於是他就向衛元君那裏去求官做，衛元君因了看不出他是個慷慨剛勇的男子，便不用他。

當那時，秦始皇野心勃勃，爲了要統一天下，不時的起兵征伐各小國，小國們都怕秦始皇的威風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祇好任由他來欺負。

不久，秦始皇起兵攻打衛國，設置東郡，就把衛元君的家族，都遷到野王（今河南省沁陽縣）去了。

衛人到了這時，都深恨元君的不能重用荆軻，以致弄得狼狽遷都，自走絕路。荆軻呢？他本憤恨秦王的暴橫，見六國的危急，久欲得手剪薙，以洩普天之公憤。今既見衛元君被迫遷都，嘆銅筋鐵力的不能展用，就飄然棄走衛國，行蹤無定，環游各地了。

有一次，荆軻路過榆次（今山西省冀寧道榆次縣），在酒店中狂飲，聽見鄰座

的人正在說一位劍術家說：

「他的劍術真是了不得！」

「恐怕現在少有這般的人才了。」

「我以爲這種人，政府應該重用他才是！」

「唉！大才每每不得展用啊！」

荆軻在旁邊聽了這些話，不覺胸有所觸，就忙立起身來，走向鄰座問着說：

「請了，衆位剛才所說的人姓甚名誰呢？可否告訴鄙人麼？」

「壯士問他做什麼？」一個人這樣反問着。

「沒有什麼，不過想去拜望他而已。」荆軻說。

「哦！既這樣，我就告訴你吧！」那人說：「他叫做蓋聶，就住在東大街的肉

店對門。」

「謝謝各位了。」

荆軻忙向衆人一揖，急走回座位，一兩口把酒喝完，便叫小二夾付了鈔，飛一般的去找蓋聶。

他依了地址尋去，果然訪到了蓋聶。兩個人互請了姓名，便談起劍術來。誰知談了一回，蓋聶忽然怒目兇兇地看着他，一言也不發地。荆軻看見這情形，也就不响而走了。

這時，旁邊有些人看見這事，心裏想着：莫非蓋聶心裏有什麼不快的事麼？大概停兩天他必定再會請荆軻來談話的。但是蓋聶這時也對衆人道：

「剛才荆軻和我談論劍術，他因為有些地方說錯了，所以我用怒目視他。你們現在且去他的寓所裏探望探望，他一定不敢再停留，就要動身走了。」

聽的人不信蓋聶這話，跑到荆軻寓所裏一看，果然早已動身他去了。

荆軻離了榆次之後，就轉輾到了邯鄲（在河南省。）有一天，他和魯勾踐相博，因為爭道的緣故，魯勾踐發怒斥辱他，他不敢對敵，所以又偷偷地逃到燕國去。

荆軻逃到燕國之後，無所事事，到處逛蕩飲酒。不久，他就和高漸離及一般屠狗的人交了朋友，每天成羣結隊地東奔西走，無聊得很；有時，大家有了幾個錢，便結隊到燕市酒樓上去飲酒取樂。

當他們飲得快樂時，高漸離就拿起了筑（樂器的一種，形似瑟，又似箏）來敲

着，荆軻就在旁唱歌相和；一會兒，大家笑得按着肚皮，一會兒，大家又抱頭痛哭，也不問旁邊有人無人，他們都是這樣。

荆軻雖然整天的同這些人在酒樓中借酒尋樂，可是他的爲人，實在另具心腸，他的性情既沉靜，而且又好研究學問；所以他不但能與市井之流爲友，並且能與一般賢豪長者相交。他到了燕國之後，燕國的隱士田光先生，知道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，所以極尊敬他。

某日，田光先生請他到家裏吃飯，飲酒中，荆軻嘆息着說：

「秦始皇橫行天下，目中無人，這真是笑話了。」

「他有無上的權威，誰敢在他面前道個不字呢？」

「唉！世界之大，豈真無人？不過，那人未遇明主而已！」

「要是如此，我終有一日使他可以一吐胸中憤氣的。」

他們這樣的談着，田光先生早已明白了他的懷抱了。

過了不久，荆軻就有着一個機會發洩他胸中的幽怨。事實是這樣的：——

燕太子丹從秦國逃回了燕國，要想報秦國欺凌的仇恨，輾轉招尋四方賢士奇

才。至於太子丹怎樣會留在秦國呢？太子丹從前本是居住在趙國的，那時，秦始皇還沒有跟他的父親回秦國去，也是居住在趙國，他和太子丹彼此交情很好，大家原是總角交，後來，秦始皇回國做了秦王，燕國又把太子丹送到秦國居住，誰知秦始皇一旦得勢，忘記了以前的友情，對付太子丹的感情至爲惡劣，差不多把他當作一個俘虜，毫無行動的自由，所以太子丹就逃了回來。

太子丹回國以後，因是時時總想設法報仇，但是燕國是一個弱小的國家，敵不過秦國的，所以只得罷休。

隔了一些時，秦國突然出兵山東，征伐齊楚，三晉，佔奪了不少的地方，漸漸兒要打到燕國來了；所以燕國的上下，都大起驚慌，全國幾有滿城風雨之概。

太子丹這時候，自然也不快樂，他就去請問顧問鞠武說：

「秦國這樣猖獗，有什麼防禦的方法呢？」

鞠武說：「秦國地土徧於天下，威脅韓魏，他的兵馬又充足，人口又衆多，我們有什麼辦法去抵抗他呢？」

太子丹說：「你該想想，我們可有別的好方法麼？」

鞠武說：「慢些，讓我從細想個方法罷！」

太子丹見說如此，祇得把抗秦的心思暫時按下。歇了幾天，忽然有一個秦國的將軍，名叫樊於期的，因為得罪了秦始皇，恐怕受斬，他又知道太子丹正在招賢納士，便逃到燕國來躲避。

太子丹接見了他，他就說：

「臣因得罪了暴王，遠走天涯，聞悉太子招納賢士，故敢來此相依，但求容納而已。」

太子丹素知樊於期為人慷慨，就收留了他。不料這事傳給鞠武聽到，就跑來勸太子丹說：

「太子！請你不要容納樊於期呢！因為秦王的暴橫，而積怒於燕國，已經夠寒心了；何況又給他知道我們收留他們的逃將麼？假使樊將軍不急離此，禍事必立即來了。到了那時，雖有管晏一樣的人，也不能挽救的。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，請西約三晉，南連齊楚，北媾於匈奴王單于，以後才可以安樂過日呢！」

太子丹聽了，大不以為然，他說：

「太傅的計劃，太過于延遲時日了。非獨如此，且樊將軍遇了患難，投奔至我處，事實是可憐的，豈我可以迫於強秦，而棄了哀憐的朋友，把他交給匈奴麼？這是我所不能做的。」

鞠武又對太子丹說：「不是我對樊將軍不表同情，不過我的意思，是不想因了一個人來害了一個國家的生存吧了，請太子不要誤會呢！」

太子丹說：「太傅該想，我們對樊將軍當然不能不留的，但是對付強秦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鞠武說：「燕國有一個人，號田光先生，他的爲人足智多謀，太子何不請他來問計呢？」

太子丹聽了這話，就非常的贊成。次日，他叫左右備了馬車，請鞠武來領他去見田光。

太子丹和田光見了面之後，大家隨意閒談了一回，及至見到左右無人時，太子丹就站起身來，對田光說道：

「燕國和秦國誓不兩立，願先生對此點代爲留意呢！」